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本书的地理、历史背景及作者简介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亚平宁山脉纵贯其中。北有阿尔卑斯山脉，山南为波河平原，北接法国、瑞士，奥地利、南斯拉夫等国。三面环海，海岸线长 7000 余公里。有撒丁岛，西西里岛等岛屿。通行意大利语，90% 以上的居民信仰天主教，小学中学都没有宗教课。

意大利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为古罗马帝国的核心，有辉煌的文化历史。14~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从意大利开始的。

意大利原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为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封建公国和王国所分割。这些国家除了相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外，又受到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老牌帝国的控制，如奥地利占领着北部隆巴尔第~威尼斯地区和中部的几个公国，法国占领着罗马，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着两西西里王国。各国都实行专制统治，只有撒丁王国保留着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制定的宪法。

卡米洛·加富尔伯爵 1852 年任撒丁王国首相，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改革：发展工商交通事业，推行自由贸易，扩军备战，限制教会势力，使撒丁王国成为当时意大利诸邦中最强盛的国家。他指派加里波第将军招募志愿军联法反奥，1855 年联合英法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6 年，他在巴黎和会上要求统一意大利，1858 年 4 月底，奥地利向撒丁王国宣战，法国站在撒丁王国一边共同作战；1859 年 5~6 月，法意联军在索菲里诺和圣马提诺战役中打败奥军，6 月底奥军被赶出隆巴尔第，退守威尼斯。这时，加里波第将军组织的 3000 志愿兵解放了瓦雷和意大利行将统一的前景，使法国拿破仑三世大为恐慌，因为他出兵抗奥的目的是想统治意大利。因此，他匆匆结束对奥战争，于 1859 年 7 月与奥皇在维拉法朗加会晤，背着意大利人签订条约，将隆巴尔第交由法国转赐给撒丁王朝，奥地利继续占领威尼斯，恢复托斯坎纳，帕尔玛和莫德纳等公国的君主统治，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加富尔被迫下台，加里波第的山岳兵也被解散。

以玛志尼为代表的民主革新派拒绝承认这个屈辱性的条约，继续为意大利的统一、独立和自由而斗争。加里波第再次组织志愿军，反对备邦君主独裁的复辟。

西西里岛人民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从 1859 年起就不断进行武装起义，伏尼契的名著《牛虻》写的就是这一时期意大利开展武装革命的情况。玛志尼敦促加里波第到西西里岛去领导起义武装。1860 年，加里波第建立了 1200 人的“红衫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于 7 月初解放了整个西西里岛。加富尔重新上台执政。

但是，加里波第将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政治上还是不成熟的。他同意加富尔提出的用“全民投票”的方法来确定两西西里王国的归属问题，结果全民投票决定把意大利南部并入撒丁王朝。1860 年 11 月，撒丁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率军进入那不勒斯城，加里波第亲持仪仗陪同入城。但是，国王却下令解散他的“千人红衫军”。加里波第只好向朋友借了几百里拉和一袋麦种，回到卡普列拉岛耕田。

1861 年 3 月，加富尔为了巩固撒丁王国对全意大利的统治，在都灵召开了意大利第一届国会，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登基为国王，首都设在都灵，1865 年迁都佛罗伦萨。

新政府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废除国内重重关卡，宣布出版自由。全国分为 59 年行省，各省由地方长官管辖，同时改编了海陆军。但是，还有教皇国和威尼斯仍处于法奥统治之下，没有统一起来。

加里波第重新出来组织志愿军，1862 年率军从西西里岛渡海进军罗马，但被王国军队阻止。在战斗中，加里波第腰部负伤被俘，再次被送回卡普列拉岛种田。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撤出罗马，意军遂于 9 月 20 日进军罗马。教皇兵败退居梵蒂冈，被剥夺了政权。威尼斯亦被收复。意大利全国统一，定都罗马。

本书作者阿米契 (Edmondo de Amicis, 1840 ~ 1908) 生于意大利里古拉州的一个小镇奥奈格里亚。小时在库尼奥和都灵上学，后入摩丁纳陆军学校。毕业后，参加统一意大利的爱国战争，被为战士，后升为军官。1866 年，他参加了库斯托查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 (即本书《少年鼓手》、《隆巴尔第的小侦探》、《温培尔托国王》等篇中描述的那些战斗)。在行伍中，他写了不少以爱国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退伍后，定居都灵，并漫游世界，写了不少独具一格的游记。在本书《爱国少年》、《从亚平宁到安第斯——异域寻母记》、《海难》等篇中，都可以找到作者漫游的足迹。

阿米契斯受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民主共和派领袖玛志尼 (1805 ~ 1872) 的影响很大，自称是玛志尼的追随者。同时，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本书中，随处都表现出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他的写作风格是浪漫主义的，以情感为中心，移情为目的。西欧一般所谓的浪漫主义往往带有比较浓重的个人色彩，而阿米契斯的这部作品中所倾注的是社会的情感，人类的情感，有时甚至是宇宙的永恒的情感。其文风自然、朴素、清纯。

本书发表于 1886 年。意文原名为《Cuore》，意译为《心》，其副标题是《一个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记》，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都很强的作品，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和以多种版本流传于世。

本书适合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阅读，也可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参考。

译者 1996 年 5 月

爱的教育

10月

开学日

17日，星期一

今天开学了，乡下三个月的假期，梦也似地过去。早上，母亲送我上学的时候，我心里还老想着乡间的情景，很不愿意去呢！

街上都是上学的学生们。两间书店门口，许多学生的父母部在买书包、笔记簿，抄纸夹等文具；校门前挤满了人，校工和警察都忙着维持通道的秩序。到了门口，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我三年级时候的老师。他向我说：

“安利柯！我们不在一起了！”

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但听老师一说，我又难过起来了。

好容易挤进校门，看见许多贵妇人、绅士，家庭妇女，工人、公务员、男仆、女仆，都一手拉着小孩，一手拿着升级证明书，挤在接待室和楼梯口，嘈嘈嚷嚷，如同进入戏院一样。我再一次看到这宽大的接待室，感到高兴，三年来，我几乎每天都经过这里。许多老师忙来忙去接待着。我二年级时候的女老师走过来和我打招呼说：

“安利柯！这学年你要到楼上上课了，不再经过我的教室了！”说着，伤感地望着我。

校长被许多焦急的家长包围着问这问那，他的胡须好像白了一些。同学们比暑假前高大健壮了不少。才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不愿意到教室去，像驴子一样犟着，被大人拉进去又逃出来。有些看见父母要走了就哭起来，做父母的只好回去劝慰，或领着他们走开，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

我的弟弟被编在女老师黛尔卡谛教的班上。我则被编入佩波尼先生这个班，在楼上第一个教室。

上午10时，大家进了教室。我们这个班共54人，而从三年级一起升上来的不过十五六人，其中有经常得一等奖的戴洛西。

想起暑假游玩过的山呀，树林呀，就觉得学校又小又沉闷。我还想起三年级时候的老师，那位长得和我们差不多一般高，脸上常带着微笑的好老师，再也难得见到他那红色的卷发了。而站在面前的新老师，身材高大，没有胡须，留着花白的长发，额上布满皱纹，说话声音很大。当他逐个盯着我们的时候，眼光竟像要穿透到我们心里似的，而且还没有笑容。我想：

“唉！这是第一天呐，还有九个月呢！什么上课，什么月试，多折磨人呵！”

放学走出教室，看见母亲，我马上飞跑过去吻她的手。母亲说：

“安利柯呵！要用功哪！我希望你和大家一起用功呢！”

我高兴地回到家。因为那慈祥 and 善的老师已不再教我们，总觉得学校没有从前那样美好了。

我们的老师

18日，星期二

今天，觉得新的老师也有点可爱了。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老师早已在讲台上坐着。上学年他教过的学生们，都从门口探头和他打招呼：“老师早！”

“佩波尼老师早！”有些还进来和他握手，可见他们还爱着这位老师。老师

也说着“早安”，一面去拉学生的手，却避而不看他们。他脸上带着庄重的笑容，额上皱纹很深，脸朝着窗口，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屋顶。与其说他是愉快的，倒不如说他心里很难受。

上课了，老师——注视着我们。听写的时候，他走下讲台在课桌间巡回。看见一个脸上长着红疹的同学就停下来，托着他的脸仔细观察，问他有什么病，还摸摸他的额看有没有发烧。这时，后面有一个同学趁老师不注意，站在椅子上玩起木偶娃娃来，恰好被老师回头看见。那同学急忙坐下，低着头准备挨批。老师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只是说：“下次不要这样了。”再没有说什么。

听写以后，老师又默默注视我们一会，然后用他粗重而亲切的声音缓缓地说：

“你们听着！我们从此要相处一年，让我们好好度过这一年吧！大家要好好学习上进。我没有家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去年，我还有母亲。母亲去世以后，只有我一个人了。除了你们，这世界上我没有别的人更爱，没有别的人更亲，你们就好像是我的儿女。我爱你们，也请你们喜欢我。我不愿意责罚你们，也请你们把真心交给我。我们全班要成为一家人，你们将是我的安慰和骄傲。我并不要你们作出口头的承诺；我相信你们已在心底里答应我：‘是的！’耐谢大家！”

教工通知放学了，我们都静静地离开座位。那个站在椅子上玩的同学走到老师面前，颤声他说：

“老师！原谅我。”

老师吻着他的额头说：“回去吧！孩子。”

意外事件

21日，星期五

这个学年一开始就发生了意外事件。今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正和父亲谈着昨天老师对我们说的那番话，忽然看见街上许多人都向学校大门跑去。

父亲说：

“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了。学年刚开始就出事，真不好！”

我们好不容易进了校门，大厅里挤满了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他们都朝校长室里面张望，只听见有人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洛佩谛！”

在人丛中，我看见警察的帽子和校长光秃秃的头在晃动，一个戴着高高礼帽的绅士进来了，大家忙让路说：“医生来了。”父亲向一位老师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回答说：“脚被车子轧伤了！”另一个老师说：“脚骨碎了。”

原来是一个名叫洛佩谛的二年级同学，上学路上，看见一个从妈妈身边跑开的一年级小同学跌倒在马路当中。这时，一辆马车正飞驰过来，洛佩谛勇敢地跑过去把他拖开，而自己的脚却来不及闪开而被车轮轧伤了。洛佩谛是个炮兵上尉的儿子。

人们正在谈论的时候，突然一个妇人疯了似地挤了进来，一边叫着：“呵！朱利奥！我的孩子！”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同时，另一个妇人也跑进来，抱着洛佩谛母亲的肩膀哭了起来，她就是被救孩子的母亲。

很快，一辆马车驶到校门前。校长抱着洛佩谛出来，只见他闭着眼睛伏在校长肩上，脸色苍白。大家静下来，只听见洛佩谛的母亲在哭。校长把抱

在手中的伤者略为举起给大家看，老师们、家长们和同学们都同声说：“真勇敢，洛佩谛！真勇敢，可怜的孩子！”站在近旁的人都去吻洛佩谛的手。洛佩谛睁开眼睛说：“我的书包呢？”被救孩子的母亲拿出书包，噙着眼泪说：“让我替你拿着吧！可爱的小天使！”一面扶起洛佩谛的母亲。大家小心地护送洛佩谛上了马车。马车驶去了，我们才默默地走进教室去。

格拉勃利亚小朋友

22日，星期六

昨天下午，老师正跟我们说，可怜的洛佩谛将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这时，校长领了一个陌生的小朋友进来。他是一个棕色脸孔、黑头发浓眉毛大眼睛的小男孩，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腰间围着一条黑色摩洛哥皮带。校长在老师耳旁低声说了几句话，把小孩交给他就出去了。小孩用他黑而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大家。老师拉着他的手向我们说：

“你们大家应该高兴，今天有一个从500里以外的格拉勃利亚莱奇阿来的小朋友进了我们学校，他叫可拉西。因为他是远道来的，所以你们要特别爱护这位小兄弟。他的故乡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意大利许多名人、勇士、能工巧匠都出生在那里。那里也是我国的风景区之一，有大森林。大峡谷，居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你们对这位小朋友要友爱，这样他就不会有远离家乡之感；要使他感觉到一个意大利小孩，无论在某一所意大利学校，都能找到亲如手足的兄弟！”

老师一边说，一边指着壁上意大利地图上格拉勃利亚莱奇阿的位置给我们看，然后叫道：

“埃内斯托·戴洛西！”——这位同学总是得一等奖，——戴洛西应声起立。

“来！”老师说，戴洛西就离开座位走到格拉勃利亚小朋友面前。

“你是班长，请向这位新同学致欢迎词。请以我们整个学校的名义，代表都灵市辟特蒙脱小学的小朋友拥抱欢迎格拉勃利亚小朋友！”

戴洛西听了，就拥抱着那小朋友，愉快他说：“欢迎你！”格拉勃利亚小朋友也热烈地吻着戴洛西的面颊。我们都拍手表示欢迎。虽然老师说：“肃静！在学校里是不许鼓掌的。”但看来他是很高兴的。格拉勃利亚小朋友也很高兴。老师给他指定了座位，带他去坐下了。又说：

“请你们好好记住我刚才的话。为了使得格拉勃利亚的小朋友到了都灵就像住在自己家乡一样，都灵的小朋友到了格拉勃利亚也觉得像在自己家乡那样，为了这一大的到来，我们国家曾战斗了50年，死了三万意大利人！所以你们大家要互敬互爱，如果有人因为他不是本地人而冒犯排斥他，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红白绿三色国旗！”

和格拉勃利亚小朋友邻桌的同学们，有的送他钢笔，有的送他画片，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同学送给他一枚瑞士邮票。

同班同学

25日，星期二

送邮票给格拉勃利亚小朋友的，就是和我最要好的卡隆。他今年14岁，大头宽肩，在班上数他长得最高大。他脸上常露出和善的笑容，年纪虽不大，一举一动却像个大人似的。

几天来，班上的同学我已认识了不少。有一个名叫可莱谛的我也很喜欢。他平时穿着一身可可色的外套，戴着猫皮帽，说话很有趣。他的父亲开木柴店，据说，1866年曾在温培尔托亲王部队里打过仗，还得过三枚勋章呢！有一个名叫耐利的，驼背，屠弱，脸孔瘦削，看来很是可怜。还有一位衣着讲究，经常穿着天鹅绒衣服的，名叫华梯尼。坐在我前面的是泥水匠的儿子，绰号“小石匠”，圆圆的苹果脸，鼻子像小皮球。他有一种特殊本领：会扮兔脸，时常引人发笑。他常将他的破帽子叠起来藏在衣袋里。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卡洛斐。他个子瘦长，老鹰鼻，眼睛很小。他常把钢笔尖、画片、火柴盒等小物件拿出来做交易，常在手掌上写字，好在考试时偷看。还有卡罗·诺皮斯，像个傲慢的绅士。他的旁边，有两个我喜欢的小朋友。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着齐膝的上衣，脸色苍白，好像有病。他胆小怕事，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另一个长着红头发，一条臂膀有残疾，用三角巾挂在脖子上。听说，他的父亲到美洲去了，靠他的母亲挑着担子卖菜过活。坐在我左边的斯带蒂是一个怪人。他身材肥短，好像没有脖子，性格也暴躁，从不主动和人谈话，好像什么都不懂。但是，老师讲课时，他总是蹙着眉头目不转睛牙关紧闭地听着；当老师向他提问时，一次两次他都回答不了，第三次他就要反问了。坐在他旁边的弗兰谛，是个鲁莽狡诈的人，曾被别校开除过。此外，还有一对模样长得很像的孪生兄弟，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格拉勃利亚式插着羽毛的帽子。全班同学中，长得最漂亮、最有才能的是戴洛西。他今年大概还是要得第一名的，老师也看出他的优点而经常向他提问。我喜欢铁匠的儿子，就是那好像有病的普莱可西。听说他父亲常常打他。他非常老实，常用亲切而忧慢的眼光看人，和人说话的时候，或是偶然不小心触犯了别人的时候，他总要说声“对不起”。在班上长得最高大，品德最好的却是卡隆。

见义勇为的卡隆

26日，星期三

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来看，就知道卡隆的为人了。我因二年级时候的老师来约我而到校稍迟，进了教室，老师还没有来，有那么三四个同学正在捉弄那红头发的一只胳膊有残疾的卖菜妇人的儿子克洛西，有的用尺子捅他，有的往他脸上扔栗子壳，还说他是“残废”、“怪物”，又把手臂悬在脖子上装他的样子。克洛西独个儿坐在椅子的一头，用求饶似的眼光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们见克洛西软弱可欺，越发肆无忌惮地戏弄他。克洛西终于被激怒了，涨红了脸，全身颤抖着。这时，那个脸孔丑陋的弗兰谛，忽然跳上椅子，装出克洛西母亲挑菜担的样子。她时常挑着菜担到校门口接儿子回家，现正生病在床。看见弗兰谛装的怪模样，教室里哄然大笑起来。克洛西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抓起桌上的墨水瓶，对准弗兰谛尽力扔过去。弗兰谛闪开，墨水瓶正打在从门口进来的老师身上。

大家都逃回座位上，不敢作声，老师脸色发青，走上讲台，严厉地问道：

“是谁丢的？”

没人敢回答。老师又提高嗓子问：

“是谁？”

这时，卡隆为了可怜的克洛西，忽然站起来坚决他说：“是我！”

老师审视了卡隆一眼，又巡视其他发呆的学生，平静他说：“不是你！”

他考虑片刻说：

“扔墨水瓶的起立！决不罚你！”

克洛西站起来哭着说：“他们打我，戏弄我，我气昏了，就扔——”

“坐下！那么，欺侮他的人起立！”四个学生低头站了起来。

“你们欺侮了对你们没有任何冒犯的同伴，捉弄了一个不幸的小朋友，打了一个不能还手的弱者。你们做了最卑鄙可耻的事。胆小鬼！”

老师一边说，一边走到卡隆旁边，托起他的头，注视着他的眼睛说：“你的灵魂是高尚的！”

卡隆凑到老师耳旁，低声说了些什么。老师转身向四个犯错者说：“这次饶恕你们吧！”

我二年级的女老师

27日，星期四

我二年级的女老师玛利安娜，今天如约来访我了。老师已有一年不到我家来了，我们很高兴地接待了她。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帽檐上罩着绿色的面纱，朴素的衣着，头发也没有好好梳理。她没有时间打扮自己。她的脸色似乎比去年苍白了些，头发也白多了，并连连咳嗽，母亲对她说：

“老师，您的身体还好吗？我看您没有好好保重您的身体呢。”

“没有什么。”老师回答说，脸上浮起一丝似喜还忧的微笑。

“老师，您操劳过度了，讲课又还那样大声。”母亲又说。

的确，老师讲课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听不清楚的，她讲课总是连续不停，一直站着，吸引着我们注意。这次她来，说明她没有忘记过去教过的学生，连姓名都还记得。每次月考过后，她都要到校长室去查询他们的成绩，有时还站在校门口，等着看他们的作文簿，看他们进步得怎样。许多学生已经上了中学，穿着长裤，带着怀表，仍去看望她。

今天，老师是领了本班学生去参观美术展览顺道来的。几年来，每逢星期四她都要领着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把各种展品细心讲解给学生听。现在老师已经衰老多了，可她仍然关心学校的一切，谈起来没个完。两年前，我生过一场大病，她曾来看望，今天她还说要看看我那时睡过的小床。那床现在已归我弟弟睡了。她盯着床看了一会，终于没有说什么。她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因为要去看望一个出麻疹的学生，一个马鞍匠的儿子。她还挟着要批改的学生作业。天黑前，某商店的女老板还要到她家里学习算术呢！

“好，安利柯！”老师临走时对我说，“你到了能解答难题、做长文章的时候，还爱你以前的老师吧？”说完，吻吻我。到了楼下还扬声说：“不要忘了我呵，安利柯！”

呵！慈爱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长大以后，也还要到学校去拜望您。无论什么时候，当我经过学校附近听到女老师讲课的声音，我都会想起您在两年中教我的情景。那两年，您教会我懂得多少事情呵！那时您虽然有病，身体很弱，可是，您却无微不至地关心和教育我们。我们执笔写字的姿势不正确，您就很耐心地矫正我们；考试委员向我们提问的时候，您坐立不安，怕我们答错；当我们顺利通过考试以后，您感到由衷的高兴。您总像慈母那样爱着我们，叫我怎能忘记您呵，我敬爱的老师！

天台上的小屋

28日，星期五

昨天下午，我跟着母亲和姐姐送衣服去给报纸上报导的那位穷苦妇人。我拿着包袱，姐姐拿着那妇人的地址，到了一座高房子的大台上。长长的走廊两边有许多小房间，母亲敲了最后那间的门，一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妇人出来招呼。原来就是以前在街上常常遇见的那个卖菜的妇人。

“你就是报上说的那位妇女吗？”母亲问。

“嗯，是的，夫人！”

“那好，这里有几件衣服请你收下吧！”

那妇人接过包袱，说了许多感谢和祝福的话。这时，我看见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里，有一个小孩，正朝着里面跪在椅子边好像在写字，仔细一看，他确是在写字，椅子上摊着纸，墨水瓶放在地板上。我想，在这样黑的屋子里，怎么能写字呢？忽然看见那小孩的红头发和破衣服，才猛然想到他就是克洛西，就是那一只臂膀有残疾的克洛西。乘那妇人正在收拾包袱的时候，我小声地告诉了母亲。

“嘘！”母亲向我耳语说，“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接受你的施舍，会觉得羞耻的。”

这时克洛西回过头来，我不知怎样才好。可是，他却对我点头微笑。母亲暗地里推了我一下，我便过去拥抱克洛西，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

克洛西的母亲说：

“我只和他在一起过活，丈夫七年来一直在美洲。我现在有病，不能出去卖菜了。家里什么东西都典尽卖光，弄得这孩子连读书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在椅子上写字。连点灯的油都不够、我看他的眼睛也有点毛病了。好在教科书和笔记簿市政府还给一些，总算勉强进了小学。可怜的雷奇诺，他倒是很用功学习的，我这个人真是不幸呀！”

母亲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她，又吻了克洛西。我们走出门来都几乎要哭了。母亲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安利柯呵！你看那可怜的克洛西，他很刻苦地在读书写字呢！像你，什么都不缺少，还说读书太苦！真的，那孩子一日的用功赶得上你一年的学习呢！像他那样在逆境中苦读的学生，才是应该得一等奖的呀！”

学校

28日，星期五

亲爱的安利柯！你母亲说，你怕起学习来了。不错，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真心乐意到学校里去过。你想想看，如果你不上学，每天将要怎样无聊可怜呵！你只要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星期，我看你就会向我恳求送你回学校的呢！因为每天嬉戏玩乐终究会令人厌倦和感到惭愧的。

现在世界上，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学习的。工人们白天劳动了一整天，晚上还要上夜校；那些工作了一周的妇女和姑娘们，星期天还去上学；兵士们白天做了一天勤务，晚上回到军营里还要读书写字；盲人、聋哑人也要学习谋生本领，就是监牢里服刑的犯人，也要学习读和写呢！

你想想，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刻，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就有年龄和你差不多的三万名小学生在走向学校，要把自己关上三个小时；同在早上7点钟，世界各国几千万小学生大军正在上学去。他们有的正三五成群地走在僻静的乡

间小路上，有的正走在热闹的城市街道上；有的正沿着河岸和湖边走着，有的在酷热的太阳底下走着；有在寒雾蒙蒙的河上乘坐小艇的，有乘着雪橇的，还有涉水的、爬山的、穿过森林渡过激流的，也有骑着马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跑的；有一个人走的，两人肩并肩走的，成群结队走的。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从冰封雪拥的遥远的俄罗斯到椰林深郁的阿拉伯，成千上万小朋友，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你想想，成百上千个民族的小朋友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学习大军，在同一时间里进行怎样巨大的运动！你再想想，如果这运动竟然停止，那么，全人类就会倒退到野蛮世界去！只有这种学习运动，才能推动世界的进步！才是世界的希望和光荣所在！

奋勇前进呵！你就是这伟大军队中的一员，你的书本就是，武器你们的班级就是一个分队，整个世界就是战场！人类的文明就是它的胜利！安利柯，不要做临阵脱逃的兵士呵！

——父亲

爱国少年——每月故事

29日，星期六

决不做临阵脱逃的兵士！决不！可是，如果老师能把今天那样的故事天天讲一些给我们听，那我就会更爱上学了。老师说，以后每月要给我们讲一个品德高尚的少年的故事，还要我们轮流抄写。下面就是他今天讲的故事。

一艘法国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航行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去。船上的旅客有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有瑞士人。旅客当中有一个衣衫槛褛的11岁少年，他没有同伴，远远坐在一边，像一只野兽似地用忧慢的眼光看着客厅里的旅客。原来，他两年前被在乡下种田的父母卖给一个走江湖卖膏药的班子。江湖班子的老板强迫他学会种种技艺以后，就带他到法国，西班牙一带献艺，稍有差错便对他拳打脚踢，甚至连饭都不给吃饱。

当这江湖班子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他因为受不了虐待和饥饿，终于伺机逃到意大利领事馆去请求庇护。领事很同情他，替他买了回热那亚去的船票，还写了一封给当地长官的信，意思是要送他回到父母身边。少年满身是伤，非常瘦弱，却坐上了二等舱，所以，旅客们也都惊奇地看着他。有人想和他攀谈，了解他的来历，他也不回答，好像他憎恨着一切人。

贫困和痛苦已将他折磨得变态到这种程度了。

有三个旅客想方设法逗他说话，他才开始用夹杂着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大利语简略他讲述自己悲惨的身世。这三个旅客虽然不是意大利人，却也勉强听懂了他的话，于是一半由于怜悯，一半因为酒后高兴，就各自给了他一点钱。这时，几个贵妇人从里面出来，她们听了少年的经历，故意炫耀自己，也拿出一些钱叮叮地丢在餐桌上，说：“这给你！”“这也拿去！”

少年把钱收下，低声道了谢，愁眉不展的脸上这才浮现出一丝笑容。他回到自己的舱位，躺下来静静地想：两年来没有一大吃饱过，现在有了这些钱，先在船上买些东西吃；到了热那亚上岸后，再买件外套换上。口袋里有点钱带回家，父母的脸色也会好看一些，比空着手回去，多少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吧！对他来说，这些钱竟是一笔小小的财富，当他在床上想得高兴的时候，那三个旅客还继续围坐在餐桌旁高谈阔论。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着各地旅行的见闻。谈到意大利的时候，一个说意大利的旅馆不好，另一个说

意大利的火车很糟。酒渐渐喝多了，他们的谈论也渐渐过火了，意大利的什么东西都是坏的了。一个说，与其去意大利，还不如到芬兰北部的洼地去好；一个说，他在意大利碰到的都是强盗和土匪；第三个说，意大利的官吏不认得字。

“愚昧的国民！”第一个说，“劣等民族！”另一个说。

第三个正想说“强盗……”，还没有说完，忽然银市铜币像一阵雹子那样打到他们头上身上，在桌上和地板上滚着，发出僻僻啪啪的声音。三个人猛地跳起来看时，一把钱币又掷到他们脸上。

“把你们的臭钱拿回去！”少年从床幕后探出头来怒冲冲地高叫。“我不要那些污辱我国的人的钱！”

扫烟囱的小孩

11月1日

昨天下午，我到学校附近的女子小学去，把《爱国少年》故事送给雪尔维姐姐的老师看。

那学校有700多女生。我到达的时候正是放学，学生们因为从明天起接连有“万圣节”和“万灵节”两个节日，正高兴地回家去。我在那里看到一件很感人的事。

那学校对面街道角落里，站着个脸孔墨黑的扫烟囱的小孩，他靠着墙根，正把脸埋在臂弯里哭。有两三个女生走上去问他：“你为什么哭成这样？为什么？”但他总是哭着，不作回答。

“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哭？”经不住她们再三询问，他才抬起头来哭着说，今天下午扫了几处烟囱，得了30枚铜币，不知什么时候，从衣袋破洞里漏出去了。说着又指着破洞给她们看，他说，他现在不敢回家。“回去师傅要打我的。”说着，又哭起来，显出绝望的样子。

女生们都沉默着，替他难过。这时，又来了不少大的小的挟着书包的女生。有一个帽上插着蓝羽毛的年长女生拿出两枚铜币来，说：

“我只有两枚，大家凑一凑吧！”

“我这里也有两枚。”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生接着说。“我们这么多人，30枚铜币准能凑起来的。”

她们开始数着：“阿玛利亚，璐加，安尼娜，各一枚，把钱放在这里！”

有些人把原来准备买花，买笔记本的钱也拿出来了，一个最小的女孩拿出一枚半分的小铜币。帽上插蓝羽毛的女生把钱收拢了，大声地数：

“8枚，10枚，15枚。”还是不够。这时来了一个比她们都大，好像是助教的少女，拿出一枚半里拉的银币来，大家都很高兴。还差5枚。

“四年级的来了，她们一定有的。”有人喊道。四年级的女生一到，果然拿出许多铜币，后面还有人向这边跑过来。可怜的扫烟囱的孩子被包围在美丽的衣裙、随风飘动的帽羽。束发丝带和卷发之中，那情景真令人感动。30枚铜币早已凑够，最后还多了不少。没有带钱的女生挤进来，把花束赠给他。这时，一个校工出来说：“校长来了！”女生们才像麻雀一样四散回家，剩下扫烟囱的小孩独自站在街心，手里握满了钱，拭着眼泪。他衣袋里、钮孔里。帽子上都管满了鲜花，还有许多花散落在他的脚边。

万灵节

11月2日

安利柯！你知道万灵节就是悼念已经去世的人的日子吗？你们小孩子在这一天，应该悼念那些为儿童和幼婴而死去的人。有多少人已经这样死去？又有多少人正在为此而献身？你想过吗，有多少做父亲的在劳动中受伤死去？有多少做母亲的为了养育子女，积劳成疾，过早地去世？你知道有多少因不忍看见自己的孩子遭受不幸而绝望自杀的男人？有多少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悲痛得发疯而投水自尽的女人？安利柯！在这一天，你应该悼念这些逝去的人呵！你还要想想，有多少老师辛劳过度，年纪轻轻就疾病缠身，因为不忍舍弃自己热爱的学生而死不瞑目？有多少医生为了医治儿童的疾病受了感染而勇敢地自我牺牲？在海难，火灾、饥荒和其他意外危难中，有许多人宁肯把最后一块面包，最后一处安全场所，最后一根逃离火场的绳索让给天真的小孩，而自己却从容赴死！

安利柯！像这样死的人是不计其数的，任何一座墓园里都长眠着成百上千这样神圣的灵魂。如果他们能够暂时复活过来，他们一定会呼喊着那些他们为之献出了青春的欢乐。老年的平安，献出了他们的爱情、才能和生命的孩子们的名字。这些为儿童殉身的无名英雄，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就是拿世界上所有的鲜花来装饰他们的墓园也是不够的。你们是这样地被他们深爱着的呵！孩子！今天你要用感恩的心去思念这些亡灵。这样，你对于正在爱着你的人们，对于正在为你操劳的人们，就会倍感亲切。你太幸福了，在万灵节还没有产生任何悲伤的感受呢！

——母亲

11月

好友卡隆

4日，星期五

虽然只过了两天假期，好像多日不见卡隆了。我愈熟悉卡隆，就愈觉得他可爱，不仅我有这种感觉，恐怕全班大部分同学都有这种感觉吧。只有几个傲慢的人，不和他说话，这是因为卡隆一贯不许他们欺侮弱小的缘故，每当大孩子动手要欺侮小孩子时，小的只要喊一声“卡隆”，大的就会立即把手缩回去。

卡隆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小时候病了两年，入学较迟。他在班上身材最高，力气最大，能一手举起一张椅子，嘴里老在吃着什么东西。他为人很好，只要有人求他，不论是铅笔、橡皮、纸张、小刀，他都肯借给或赠予。他上课时不乱动，不说笑，两肩扛着一个大脑袋，脊背向前弯，石像一样坐在对他来说已很狭窄的课椅上。我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肾像在说，“喂！安利柯！我们是好朋友呵！”我也向他笑着点他身材高，胸背宽，穿的衣服总显得短小，帽子也小得戴不住了。他的外衣和鞋子也已破旧，领带常被搓扭得豫根绳子。可爱的卡隆，他使人一见就感到亲切，班里许多弱小的同学都喜欢坐在他的近旁。他的算术很好。他常用一条红皮带把课本缚在一起。他有一把贝母镶柄的裁纸刀，是去年陆军大操后在野外拣到的。有一次不小心，这刀几乎把他的指头切断了，但他从来不说，怕惊吓了父母。

无论别人怎样跟他开玩笑，他都不会见怪。但如果有人当面说他“说谎”，那他就立即翻脸，眼里燃起怒火，一拳砸下来，简直要把椅子捶破。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二年级的小同学丢了要买笔记本的钱，他就给那小同学买了一本；他曾花了三大课余时间，写了一封八页的长信，祝贺他母亲的生日，信纸边上还画了装饰的花边呢！他的母亲经常来学校接他回家，她也像卡隆一样高大而慈祥。

老师很关心他的学习，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常轻拍他的肩膀，像爱抚小牛一样。我真喜欢卡隆，当我握着他粗大的手时，我相信，他是真能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这种精神从他眼睛里也可以看出来。从他经常为他人打抱不平的宏亮的声音中，可以听出那声音是从他高贵而真诚的肺腑里发出来的。

卖炭人和绅士

7日，星期一

昨天，诺皮斯向培谛说的那句话，真是太不应该了。诺皮斯自以为他父亲——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黑须的严肃的绅士，差不多每大都送儿子来上学——是个有名望的绅士，就傲慢得很。昨天上午，诺皮斯和培谛吵架。培谛是班上最小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卖木炭的。诺皮斯理亏了，无话可说，就大声骂道：“你父亲是个穿破衣的叫化子！”培谛气得连发根都红了，一声不响，只“扑籁扑籁”掉眼泪。

培谛回到家里，哭着向父亲说诺皮斯欺侮他。他那卖炭的父亲——全身脏黑、身材矮小的人，下午就陪着他到学校里来。当他把这事向老师申诉的时候，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这时，诺皮斯的父亲正在教室门外帮他儿子脱外套，听见有人说起他的名字，便关心地问老师。“这位先生来这里，是因为

你家卡罗对他的儿子说‘你父亲是个穿破衣的叫化子’。正说这件事呢！“老师回答说。

老诺皮斯听了，不禁皱起眉头，脸色也变了。他问自己的儿子说：“你是这样说的吗？”诺皮斯低头站在小培谛面前不敢回答。他父亲便拉着他的手臂面向培谛说：“快请他原谅！”

卖炭人想加以阻止，连说：“不必了！不必了！”可是，那绅士却不答应，再次命令他儿子说：

“请他原谅！照我所说的话说：‘我对你的父亲说了非常愚蠢和失礼的话，请原谅。让我的父亲荣幸地握你父亲的手！’说呀！”

卖炭人听了越发不安，好像在那里说“那我不敢当”的样子。绅士催着“快说”，于是，诺皮斯低下头，断断续续他说：

“我对于你的……父亲，说了……非常愚蠢和失礼的话……请原谅。让我的……父亲荣幸地去握……你父亲的手。”

绅士向卖炭人伸过手去，卖炭人握着使劲地摇，还把自己的儿子推近卡罗，让他去拥抱。

“请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好吗？”绅士向老师请求说。老师就叫培谛坐在诺皮斯旁边。待他们两个坐好，诺皮斯的父亲就向卖炭人和老师行礼出去了。

卖炭人看着这肩并肩坐着的两个孩子，沉思一会，走到座位旁，对着诺皮斯表示出一种又感动又抱歉的感情，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张开双臂想去拥抱诺皮斯，也没敢去抱，只用他那粗大的手，抚摩了一下诺皮斯的前额，就出去了。到了门口，还转身望望他们。

老师对大家说：“大家要把今天看到的这一幕牢记在心，这可是本学年最好的一课了。”

弟弟的女老师

10日，星期四

我的弟弟病了，他的级任老师黛尔卡谛来看望他。原来，卖炭人的儿子从前也是她的学生。她讲了一些令人发笑的往事。

两年前，那卖炭人家的小孩得了奖牌，他的母亲竟用很大的围裙包着许多木炭，要送给老师，老师坚决不肯要。当她失望地把木炭往回拿的时候，竟然哭了。还有一个好心的女人，把钱币藏在花束里送给她，以感谢老师对她孩子的关心。老师说的这些往事，我们都听得很有趣。平日总不肯吃药的弟弟，也好好地药吃了。

调教一年级的小学生需要多少耐心呵！他们的门牙还没有长齐，发音不准像老人；有的咳嗽，有的流鼻涕，有的因为鞋子掉到椅子下面找不到而哭起来；有的因为被钢笔尖刺痛了手而叫唤老师；有的因错带来第二册习字帖而掉泪。要教会50个用软软的小手写字的小孩，多不容易呵！

他们的口袋里藏着什么甘草、纽扣，瓶塞，碎瓷片等小玩意，老师要搜查的时候，他们就将其藏起来，甚至藏到鞋子里去。老师的话他们总是不听，有时从窗口飞进一只苍蝇，他们就大叫大嚷起来。夏天，他们把草和甲虫带进来，甲虫在教室里盘旋，有时掉进墨水瓶里，溅污了习字簿。老师还要充当孩子们母亲的角色，替他们穿衣，并注意别互相拿错；帽子掉地了，替他们捡起来戴上；手指刺伤了，替他们包扎；制止他们发出猫叫声和尖叫声。可怜的老师呀！可是，有些学生的母亲还要发牢骚，说：“我儿子的钢笔尖

怎么丢了？”“我儿子近来没有学到什么。”“我儿子的成绩样样好，总得不到奖牌！”“我们培罗的裤子被钉子刮破了，为什么不把椅子上的钉子拔掉？”

有时，老师对孩子们失去耐心，真想动手打谁一巴掌，这时她会狠咬自己的手指，把气忍住。她向学生生气之后，总是非常后悔，又去抚慰学生。她曾把一个小调皮鬼赶出教室，过后自己又为之感到伤心。有时，学生家长要责罚孩子不给饭吃，老师知道了，总是非常不满。

黛尔卡谛老师长得年青、苗条，穿戴整洁，但脸色不大好。她平时很少休息，凡事都要亲自过问，立刻办好。她讲话轻声细气仍非常温和。

“孩子们都很喜欢接近你呢！”母亲说。

“很多都是这样。可是，一到学年结束，就再也不理睬我了。他们跟男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就以曾经跟过女老师为耻。两年末，我是那样关心爱护他们，和他们分开，真有点伤心。那个孩子我对他是很亲热的，大概对我还会很好吧？”我心里这样想。可是，过了暑假，他回到学校，我虽然“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地叫着迎上去，他却一扭头就走开了。”

老师沉默了一会，抬起她含泪的眼睛，吻着弟弟说：

“但是，你不会这样吧？你不会把头扭向别处，不会忘记我这个可怜的朋友吧？”

我的母亲

10日，星期四

安利柯！当你弟弟的老师来的时候，你对你母亲说了些非常不尊敬的话。以后，那样的话绝不应该再讲，绝不应该！你的那些话像根针一样刺在我心里。记得几年前你患病的时候，你母亲整夜坐在小床前，为你数脉搏，听呼吸，悲痛得泪流满面，生怕失去了你，我真有点怕你母亲会疯了。想起这些，我对你将来怎样待人接物，就有点不放心了。你竟然伤害那样疼爱你的母亲。那是为了减轻你一时的病痛而宁愿舍弃自己一年的快乐，为了挽救你的生命而宁可牺牲自己生命的母亲啊！

安利柯呵！你要记住，在你的一生中，难免会受到种种痛苦，但其中最痛苦的，就是失去自己的母亲。你将来长大了，历遍人间艰辛的时候，必然会一千次一万次地祈求能再听到母亲的声音，哪怕是一瞬间也好；祈求能再扑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失去安慰和保护的小孩那样哭泣，哪怕是一次也好。你将想起你曾给母亲造成痛苦的每一桩往事，你将为此而悔恨莫及；你虽想请求她的宽恕，虽将怀着敬意纪念她，但这些都是徒然的了。如果你现在使母亲痛心，你将终生受到良心的责备而不得安宁。你将看到母亲生前温甜慈爱的面容，变成悲痛轻蔑的表情，在你脑海里拂之不去。

呵！安利柯！你要知道，亲子之爱，是人间所有感情中最神圣的。践踏这种感情，实在是一种不幸。即使是一个杀人犯，只要他还有一点敬爱母亲之情，那他的心里还是有一点可贵的东西。无论怎样有名有地位的人，如果他做了使母亲痛苦、契位的事，那他就是罪孽深重的恶人了，所以，对于那赋予你生命的母亲，不应该再从你嘴里吐出无礼的语言。万一一时放肆说了出来，不要让它使你害怕父亲的责备，而要让它去冲击你的灵魂，让它促使你投到母亲的膝下，请求她给你赦免的吻，在你额上拭去不孝的污迹。我原

是爱你的，你原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希望，但是，如果你对母亲不孝，那我宁可没有你这个儿子！不要再走近我，不要来拥抱我，我现在没有心思回抱你！

——父亲

朋友可莱谛

13日，星期日

父母终于宽恕了我，但我还有点抬不起头来。母亲叫我偕同看门人的大儿子一起到科索河边去散散心。我们还没有走多远，便到了一家店铺前面，那里停放着一辆货车。忽听得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可莱谛。他正满头大汗地搬运木柴，站在车上的人把一大捆木柴递给他，他就立刻把柴抱到店堂里堆起来。

“可莱谛，你在做什么？”我问。

“你没有看见吗？”他一面去抱木柴，一面回答。“我还在预习功课哩！”

我笑了。但是可莱谛却在认真地念着，“动词的变化：随人称和数量的不同而变化——”，一面抱着一捆木柴进店放好，“又随动作发生的时间而变化——”，走到车旁抱柴，“又随动作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变化。”

他念的是明天文法课的内容。“这是我利用时间的好方法。父亲有事出门去了，母亲又病在床上，我不能不做些事，一面做，一面背诵文法。这段很难，念来念去也记不住。”他又回头向车上的人说：“我父亲说，他七点钟回来付钱。”

货车走了。可莱谛说：“请进来坐一会儿！”我们走进店堂，里面很宽大，堆满木头和柴束，旁边还立着一台秤。

“今天是一个大忙日，我真的没有空闲过，作业也只得时做时停。正在写点什么，顾客来了，刚执笔再写，货车又来了。今天往柴市跑了两趟，两腿都快站不起来了，手也肿了。如果想画画，一定不像样子。”说着，又拿扫帚扫去地上的枯叶和柴屑。

“可莱谛，你在哪里做功课？”我问。

“肯定不会在这里啦！在那边，来看看。”他引我们到了店堂后面的小屋。这屋可以说是厨房兼饭厅，屋角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课本、笔记簿和已经开头做的作业。‘这就是我做功课的地方。第二题还没有做完——皮革做的东西，有靴子、皮带，还有皮包。’他写出漂亮的字。

“有人在家吗？”门外有人在叫。原来是一个妇人来买柴。可莱谛回答：“请进！”便跑出去。称了柴，收了钱，又在陈年流水帐上记上一笔，便重新进来说：“让我把这句写完。”他写着：旅行包、兵士的背包。“呵！咖啡开了！”他跑到炉旁端下咖啡壶：

“这是给我母亲煮的咖啡，我已学会煮咖啡了。我们把咖啡送给她吧。母亲见了你们一定很高兴的。她病在床上已经一个星期了——动词的变化。我好几次给咖啡壶烫了手指——兵士的背包，后面非再写一点不可，一时想不起来，先到母亲那里去吧！”

可莱谛推开房门，我们和他一起进了一个小房间，他母亲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头上包着白头巾。

“妈妈！这是你的咖啡。”他说，“这是我的同学。”

“呵！漂亮的小少爷！你们是来看我这个病人的吧？”可莱谛的母亲说。